

开国传奇系列

宋朝

开国传奇

拨云见日

赵国栋
湖北人民出版社

05

宋
朝

日見云拨

赵国栋

9.1
10.10.06
1
2



C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276034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拨云见日:宋朝开国传奇/赵国栋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.4
(开国传奇系列)
ISBN 7-216-02044-8

I. 拨…

I. 赵…

Ⅱ. 中国—古代史—宋代—通俗读物

N. K244.09

拨云见日:宋朝开国传奇

赵国栋著

出版: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430022

印刷:通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9.25

字数:199 千字

插页:5

版次: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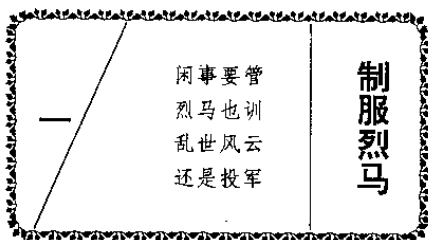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6 140

定价:10.20 元

书号:ISBN7-216-02044-8/K·215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--|
| 一 | 制服烈马 | (1) |
| 二 | 澶州拥立 | (16) |
| 三 | 从征淮南 | (29) |
| 四 | 辽将束手 | (54) |
| 五 | 陈桥兵变 | (73) |
| 六 | 举家自焚 | (92) |
| 七 | 巧释兵权 | (117) |
| 八 | 剿灭西蜀 | (136) |
| 九 | 平定南方 | (160) |
| 十 | 闽越归地 | (200) |
| 十一 | 御驾亲征 | (229) |
| 十二 | 杨业战死 | (250) |
| 十三 | 澶渊之盟 | (271) |



后汉的都城东京，虽然比不上盛时的长安，但却也算得上一座繁华的城市了。各种店铺林立，经商的幌子在风中摇来摆去。饭铺中飘出的香味，铁匠铺的叮当之声，还有春院内的丝竹与喧哗，颇让人心旌摇动。尤其是高大宫墙内的重檐飞阁，更是惹人遐思。

大内前的街道，更是比平常街道热闹十分。饭铺里的伙计，都站在门前，点头哈腰地招呼客人。在他们眼中，每个客人都是一笔小财富，每个客人只要露出一二要上楼的意思，他们就会满心欢喜，把两手伸得直而又直，腰低得不能再低。可要是哪个客人没有进他们的店铺，而进了其它的店铺，他们脸上虽然还在微笑，在心里，却要将那客人骂个狗血喷头。

街上人本来各不相扰，可一个红脸大汉的出现，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慌。那红脸汉子虽然脸红一点，个头威猛一点，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可大家就是有些怕他。有些作小本生意的，甚至就撤了摊子，回屋去了。

大店铺的伙计是见过世面的，如果此时也露了怯，还算什么大店铺的伙计？所以，他虽然心里乱跳，足跟发软，还是立在那儿，不敢往屋里走，脸上虽然还有微笑，却呆板得很，成了一幅怪怪的模样。

“赵大郎，您早哇，许久不见，敢是在外边发了财？”眼见红脸汉子朝自己的店铺门前走来，伙计不得不开口招呼。

被称作“赵大郎”的红脸汉子看也不看他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就慢腾腾地，大摇大摆地往店铺里闯。另一位伙计倒会见风使舵，赶紧将手一摆：“大郎，里边请！”

这位赵大郎就是日后鼎鼎有名的赵匡胤。他子后唐明宗天成年间，生于洛阳的夹马营中。据说生时红光满室，并伴有一种奇异的香味。这种“传奇”当然来源于其母杜夫人的述说，大家虽未亲身经历过，但都深信不疑。尤其是赵匡胤作了皇帝以后，众人对此更是从心眼里相信，视为赵匡胤作皇帝的先兆。想一想吧，人家是皇帝，皇帝能与常人相同吗？尽管有些荒诞不经，史官们还是把这些“灵异”正儿八经地写到了正史上。

赵匡胤拣一个座位坐下。伙计忙不迭地擦抹桌子，端上茶水。赵匡胤端坐在那里，看也不看。

邻桌的两个老者，正在细斟慢饮。其中一位老者看赵匡胤大刺刺的样子，就问另一位老者：“哎，老哥，你瞧那位，如此骄横，姓甚名谁呀？”

“连他你也不认识？”另一位老者压低声音：“他就是殿前都指挥使赵弘殷的儿子赵匡胤，人称赵大郎的便是。他仗着自己身高力大，又仗着其父在朝为官，在东京城里，可是霸道得很哪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他，听说过他的名头，听说过他的名头。”问话的老者又斟了一杯酒。

“这几年，不知道他上那儿去了，一向不曾露面，今日不知为何突然又回来了。这下，东京城里，又要不安宁喽。”

伙计将赵匡胤的酒菜端了上来。赵匡胤自斟自饮，似是对旁人漠不关心。其实两位老者的议论，他早已听在了耳朵里。在他看来，老者说的不是什么好话，可也不是什么坏话，总而言之，我赵匡胤还是有名头的，不比那些无名鼠辈。

邻座有一位公子，衣着华丽，带了两个伴当，吃完了酒菜，抹抹嘴，起身要走。伙计忙上前去，满脸堆笑：

“公子，您老还没结帐呢！”

“结什么帐，先记上吧，以后一块付给你。”

“公子，小店本小利薄，经不起赊欠，您老就高抬贵手吧。”伙计又是打拱，又是作揖。

“少啰嗦。我们公子会赖你的这点小钱？快让开道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拿你练练拳头。”公子的伴当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。

伙计见说话劝不动公子，就上前拉住公子的胳膊。“您老要是不付帐，我今日可不敢放您走。”

公子十分恼怒，一甩胳膊，伙计纹丝不动。两个伴当上前，一人架着伙计的一只胳膊，说：“去你的吧！”伙计就地滚了两下，又滚到了三人的前边，然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：“公子，还是请您老付了帐再走。”

公子瞪着伙计：“哎，想不到你这厮还有点狗屁功夫，小的们，跟他较量较量。”一伴当上前，被伙计三拳两脚，打倒在地，另一伴当上前，被伙计交裆一脚，作一堆儿蹲在地上，愁眉苦脸地乱叫唤。

喝酒的两位老者见事闹得大了，吓得面色无光，贴着墙根悄悄地溜了出去。

公子大怒，揎拳捋袖，对伙计说：“你小子竟敢伤我的人，待我好好教训教训你。”说着，对伙计又是拳打，又是脚踢。伙

计连连招架。斗来斗去，公子占不了上风，就从腰里掏出一把尖刀，朝伙计身上乱刺。伙计见他要拼命，心中一慌，一不留神，被公子一脚踢倒在地。

赵匡胤心中早就火冒万丈。他最看不得以大欺小，以多欺少。看到伙计打翻了两个伴当，他还觉得很好玩，乐得看看热闹，可看到公子掏出尖刀来，就觉得此人实在是无趣得很，所以就决定出手教训教训他。但他又不想伤人，心想吓唬吓唬这厮就行。于是，操起菜盘，一只一只朝公子打去。有只菜盘打落了公子的头巾，其它菜盘都擦身而过，溅得公子一脸一身的菜汤，一身华服顿成了油服。

公子不想遭此袭击，怒睁双目，朝赵匡胤刺来。赵匡胤一伸手，抓住了他执刀的手腕。公子脸憋得通红，渐渐占了下风。

公子的两个伴当，此时已醒了过来。一人执一只长凳，前来打匡胤。匡胤一脚，先将公子踢翻在地，尔后操起两只酒杯，砸在两个伴当的脑门上。酒杯碎裂，两个伴当又晕倒在地。

赵匡胤上前，一脚踏在公子身上，举拳欲打。公子忙喊道：“壮士饶命，壮士饶命！”

“你这厮方才还那样耀武扬威，如今如何嘴软了，且先吃咱家一拳！”赵匡胤说着，一拳打在公子的肩膀上。公子负痛，嗷嗷乱叫。

赵匡胤还要打，公子告饶道：“壮士休要再打，在下情愿向店家、壮士赔礼。咱身边有的是银两，只是一时糊涂，没有拿出来。壮士大人大量，且饶过小的这一回吧！”

赵匡胤脚一松：“如此，就饶你这一遭。下次若再让咱碰见。门牙打落你五个，骨拐儿打碎你两个，然后再抓住琵琶骨，攒你到当街。”

公子从地上站起，施了一礼：“再也不敢得罪壮士。壮士高姓大名，可否告知？”

“怎么，打听咱家姓名，要报仇吗？”赵匡胤口含讥讽。

“哪里哪里，在下实在是仰慕壮士的武艺。”公子连忙辩解。

“咱家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赵名匡胤的便是，这东京城内，都呼咱家为赵大郎。”

公子听赵匡胤如此一说，扑翻身就拜在地上：“啊哟，我的亲娘，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原来你就是赵大郎。壮士既是赵大郎，可认识韩令坤吗？”

“韩令坤？那是咱家三年前结拜的兄弟，你如何认识他？”

“韩令坤也是在下结拜的大哥。如此说来，是一家人了。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公子喜出望外，拜倒在地。

“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既是一家人，就不必拘礼。伙计，麻烦你再整办些酒菜，我与这位贤弟，再喝上两杯。”

两个伴当已醒，见主人与赵匡胤对坐，大惑不解。公子喝道：“这是我的大哥，还不来拜见！”两个伴当只好糊里糊涂地拜了拜。

经过交谈得知，原来这位公子复姓慕容，名延钊，也是世家子弟。赵匡胤从此便与慕容延钊、韩令坤等，日日在一处游玩。三人在城内玩腻了，就思谋着要到城外去。一日天气晴好，三人步行出城，边走边耍。看那郊外景色，虽无城内繁华，却别有一番悠闲的情趣。匡胤道：“咱家每看见这绿油油的庄稼，清凌凌的流水，就欢喜得很。怕咱家上辈儿是个作田的？”韩令坤道：“郊外玩一玩则可，若要我住在此处，我可不干。此处吃也吃不好，穿也穿不好。粗茶淡饭，怎比得上东京城内的肉香？尤

其是勾栏内的妮子，个个脸白白儿的，眼水水的，可不比这乡下农妇强十倍！”慕容延钊道：“令坤兄弟，你与大哥说的全不是一回事。大哥说的是看，你却说的是做。”

“怎么不一回事？大哥说的是美色，我说的也是美色。慕容兄休得打岔。不然，下次去勾栏，我再也不喊你！”韩令坤抗议道。

三人走来走去的，不知不觉有些乏累，又有些口渴。见路边有片树林，匡胤道：“我们且进去歇一歇，弄口水吃。”二人正不想走路，自然没有异议。

走入林中，只见林内有一大片空地，种有三五种蔬菜，菜地旁边，却有一口水井，水井旁，又有一座茅屋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三人喊了几声，见没有主人答应，连喊“晦气”。幸好井旁有打水用的瓦罐，三人也就不客气，每人打了罐水，咕咕咚咚地喝了一饱。匡胤道：“他娘老子的，怎么这生水，喝起来像蜜水一样？”韩令坤道：“就是，比东角子上王婆茶楼的茶好喝。”慕容延钊道：“此水虽好，可比得上勾栏内妮子们的情意水吗？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什么唤作情意水，我怎么不知？”慕容延钊道：“你休问我，可问令坤兄弟。”韩令坤红了脸，吱唔了半天，没有说出个所以然。原来韩令坤与慕容延钊逛勾栏时，碰上个江南来的娼儿，喜欢上了他。但那娼儿是头牌名角儿，见一次要耗费不少银子，韩令坤虽常想见，却无力常去。那娼儿为了勾引客人上门，见了哪个客人都眼泪汪汪的，怪他不常来。韩令坤心软，有时一年半载，与那娼儿相会一面。见那娼儿流泪，韩令坤也止不住心酸，也陪着垂泪。慕容延钊骂他没出息，说女人多的是，何必如此，男儿当有泪不轻弹。韩令坤道，你懂什么，我们这不是泪水，而是情意水。所以慕容延钊就

记下了，时常拿这话儿与韩令坤开玩笑。

三人歇息够了，就手痒起来，说闲来无事，玩一玩六博之戏吧。三人都是此中高手，一拥而入土室中，吆五喝六，顿时玩将起来。开始还记得谁输谁赢，后来就记不得了，只知道赢了又输，输了复赢。三人顿时进入了亢奋状态，真可称得上是全神贯注，心无它顾。

蓦然间，只听得门外一阵鸟雀乱叫。叽叽喳喳的，教人不得安宁。韩令坤道：“不管它，我们且玩我们的。”谁知鸟雀越来越多，叫得也越来越响。赵匡胤道：“我们先出去看一看，把它们赶走了，再继续玩。”三人站起身来，揉揉眼，伸伸腰，至此才觉得腰酸腿痛，头晕脑胀。

三人走出土屋，果见树上有许多鸟雀，乱叫乱跳。原来是夕阳西下，鸟儿归巢，故此乱叫。三个人腰里，带的都有弹弓，装上石子，朝树上一阵乱打，打得鸟羽散乱。虽没打下一个，却把鸟儿都“朴朴楞楞”地打飞了。

“娘老子的，连打弹都不准了，玩得眼花了。”匡胤说。

“我这弹弓不好了，有些旧，要是换把新的，我准能一弹一个，拿回家去，作个雀儿汤。”

三人正想回土屋继续玩“六博”，忽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那土屋竟坍成了一堆。三人都吓呆了，伸舌头暗自庆幸。慕容延钊道：“好险好险！”匡胤道：“若非这群雀儿鼓噪，我们都非死即伤！”韩令坤道：“雀儿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却还要打它们，真是不该。我们且拜一拜雀儿吧。”三人恭恭敬敬，朝雀儿飞去的方向，鞠了几个躬。

匡胤抬头看看天，猛然醒悟道：“天已快黑，我们只顾玩耍，却忘了归家。回家去，却不是又要道父亲骂？”如此一说，其

他二人立时也像霜打的茄子，赶紧往东京城内赶。半路上，碰到了一辆骡车，三人二话不说，就爬了上去。车主见蓦然间上来三个汉子，又是晚间，唬得不敢作声。三人叫他休怕，各各通报了姓名。听到此三人皆当朝贵人之子，车主满脸的笑容，还拿出带的食物，给他们吃。匡胤道：“休多话，快快赶路，否则进不了城，麻烦就大了。”车主道：“客官放心，我这骡子，跑起来一阵风似的。”说着一甩长鞭，骡子飞奔起来。骡车就像害了冷病，在道上颠簸起来。三人屁股颠得火辣辣的疼，却也不敢作声。等赶到城门时，城门已关了半扇。

赵匡胤回到家中，不敢敲院门。从后院墙上逾墙而入。墙边正好有一棵槐树，他顺树就溜了下来。看看四周无人，静悄悄地往自己卧房走，想悄悄地睡下，混过这一关。谁知一推房门，却见他父亲赵弘殷正坐在椅子上，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匡胤心想，这下可完了，又要许多天不能出门。赵弘殷果然对他说，十天不准出门，背熟三篇文章。否则要挨揍。赵匡胤道，练武行不行。他父亲吼道，不行，练武不行。我知你喜武不喜文，所以让你背文章。以后长大了，只会打仗，能成什么气候？你看看现在举国上下，武人还少吗？几十年干戈不息，生灵涂炭，都是因为武人太多的缘故。我宁可让你成为一个书呆子，也不想让你成为大字不识的武夫。当然啰，你怎么着也成不了书呆子的。

第二天一起来，赵匡胤就在后花园捧个书本，愁眉苦脸地，一句一句地念。念了又忘，忘了又念。开始怎么着也静不下心，念到第三天，方觉得有点意思，念到第七天，才觉出了文章的好处。心想，原来文章和说话一样，是表露人的想法的。可惜以前不爱学，空背了许多，却不大懂。这样一想，以前所学

的，似乎都有些意思起来。三篇文章，背起来也就流畅多了。韩令坤和慕容延钊，归家不过挨了一顿揍，事后仍然跑出来胡混。几天不见匡胤，二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赵匡胤家门前走来走去，可就是不敢敲门。后来二人转到后边，爬在院墙上探头探脑地往里看，见匡胤手拿书本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二人心中窃笑。拿小石子投匡胤，匡胤却浑然不觉。二人又不敢大声喊，以为匡胤圈在家里，得了什么呆病。又在街上转了半日，觉得无聊得很，就跑到勾栏里，一人找了一个妮子，取乐去了。

到了十天头上，赵匡胤在父亲面前，把三篇文章哗哗地一背。赵弘殷叹口气道：“儿呀，你本来并不笨，只是不爱作正事。若能收一下心，怕不作成了一番大事业？只望你以后洗心革面，文武双修，才不辜负我一番期望！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眼看就要成亲。再混下去，一辈子也就完了。常言道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真一生要默默无闻吗？”赵弘殷一番话，说得匡胤低头不语。

过了几天，慕容延钊、韩令坤在勾栏内玩腻了，又来寻匡胤。偏巧赵弘殷当值未回，匡胤就随二人出来散一散心。他母亲杜夫人叮嘱道：“看你老闷在家里，怕闷出病来。可让你出去，又怕你惹事儿。你们三个听了，好生玩，好生看，少招惹是非，少管闲事。目今人心不古，什么样的歹人都有。你们要惹了什么麻烦，以后再也不许你们一块儿玩。”慕容延钊道：“老夫人请放心，我们弟兄三个都已是堂堂男子汉了，不须吩咐，我们自有分寸。”韩令坤道：“我娘也一样啰嗦，我都不敢和她说话。”

匡胤的两个弟弟匡义、匡美正由奶娘引着，在院里玩，看见哥哥出去，两个人就跟屁虫似的，跟在后边，意思也要出去

玩。匡胤拧眉道：“回去！”匡义恼得怒目圆睁，气呼呼地道：“不让去就不去，稀罕出去吗？我正想在家玩哪！”匡美却哭了，哭得像个野猫，鼻涕眼泪一齐流。奶娘忙抱起来，啊啊地哄他。

三人信脚走着，不知不觉又出了城门。刚走不远，只见一个打谷场上，围了一圈人，吆吆喝喝地，不知干什么，连场边碌碡上，也站了几个半大的孩子。韩令坤动了好奇心，问：“要不，咱们去看一看？”正说话间，只见一人骑了一匹马，从人群中窜出，越过小桥，直往田野里奔。众人都呵呵地胡乱喝彩。那人紧贴在马身上，双腿紧贴马肚，看来骑术不凡。谁知到了水边，那马正奔跑间，猛一低头，马上人猝不及防，掉下了马背，马又一摆头，那人就“扑通”一声，掉入了小河水里。众人“啊”地一声。那马浑身黑毛，油光发亮，只左眼周围，有一圈白毛。原来这是匹烈马，已甩下好几个骑手，无人能将它驯服。

黑马甩下了骑者，扬蹄“咳咳”乱叫，在田野里慢步小跑，间或啃啃青苗，甩甩尾巴，似是在说：“瞧，谁能把我怎样？”

人群中有一瘦老者，是马的主人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买时只看他毛色好，价钱低，却不想是匹烈马。请了许多人，都驯不服。我也花了不少冤枉钱。算了，我也不要了。诸位谁能驯服，就算我白送了。”说着，朝众人一抱拳。

韩令坤是个好事儿的人，他见别人都不行，就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直跑下田，向那马冲去。赵匡胤叫道：“兄弟小心！”言还未完，韩令坤已抓住了马尾。那马见有人揪它，大怒，奋起双蹄，朝韩令坤肚子上，“梆梆”就是两蹄。韩令坤只觉得肚子上被人捣了两棍，躺在田里直翻滚儿。

慕容延钊、赵匡胤双双上前。匡胤扶起韩令坤，架起他往路上走。韩令坤兀自愁眉苦脸，用双手捧着肚子。一边嘴里不

停地骂：“遭千杀的瘟马，看我不宰了它，作锅香马肉吃！”匡胤又好气又好笑，劝他：“兄弟，以后休如此冒冒失失，看，吃亏了不是？万一踢断了肠子，可不是耍着玩的！”赵匡胤这么一说，韩令坤又“哎哎哟哟”地叫起痛来。

慕容延钊一方面要与兄弟报仇，一方面又要在众人面前露脸，所以不分三七二十一，一纵身，就跳到了马身上。那马倒也乖巧，载着延钊狂奔起来，众人见延钊稳稳地坐在马上，正欲喝采，只见那马猛地一跃，将慕容延钊险些掀下马来，延钊紧紧揪住马鬃。那马咆哮一声，就地一倒，延钊猝不及防，就倒在了地上。那马咆哮着，似乎又胜了一场。

赵匡胤本不愿参预此事，可见两位兄弟都丢了丑，心里实在气愤不过。就箭一般冲过去，追赶那马。那马全然不惧，似是专门让人骑坐，然后让人丢丑。匡胤一跃上了马背，那马突然发力，驮了匡胤，往城门奔去。原来那城门不高，偏那马又十分高大。马直冲向城门，众人都齐声惊呼，为匡胤捏了一把汗。因为如若撞上，匡胤脑袋非撞碎不可。马又跑得十分迅疾，匡胤已无法下马。路上行人见一疯马奔驰而来，尖叫着纷纷躲避。眼看脑袋要撞上城门上方横木，匡胤伸双手一推横木，自己借力一个倒滚翻，翻在了地上。在地上滚了几滚，便不动了。那马见人掉了下来，直冲入城中去了。

众人都吓了一跳，以为匡胤不死即伤。谁知匡胤站起身，拍拍尘土，对众人说：“好厉害，此马果非凡品，聪明异常，极难驯服。但若能驯服，必是一匹百里挑一的良驹。”众人见匡胤头上，连个红疱也无，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：“壮士好身手！我们比不上你。此马看来只有壮士能用！”匡胤拱手道：“多谢诸位夸奖，赵某受之有愧。”

匡胤回到家里，见父母正在灯下商议事情。匡胤自到厨下，命丫头作饭给自己吃。匡胤吃着饭，却见那丫头对着自己偷偷地笑。匡胤道：“你这妮子，可又作怪，怎么老是对我发笑，是何道理？难道是我脸上有泥巴牛屎？”丫环道：“大郎说哪里话来。大郎快要有天大喜事了，故此发笑。”经丫头一说，匡胤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早就为自己聘了贺景思之女。现在自己已二十多岁，怕是要为自己完婚了。岳父贺景思与父亲是同僚，二人颇有交谊。新娘子听说虽无沉鱼落雁之貌，但端庄贤淑，匡胤也不放在心上。反正妻子就是妻子，高兴了，多陪陪她，不高兴了，再找妮子玩。

等再盛下一碗饭时，那丫头还在抿嘴儿乐，匡胤道：“你这小婢子，我看你身上发痒了，再笑，我晚上好好收拾收拾你。”那丫头道：“大郎小声些。让人听见了多不好。”匡胤道：“有何不好？我以后就收你作妾，又如何？”丫头道：“只怕有了夫人，大郎就不理我了。”匡胤见她娇媚可爱，就一把揽过，亲热了一番。一边嘴里说：“以后还少不得麻烦你。”那丫头挣扎了几下，理了理头发，说：“大郎休闹，我还要刷洗锅碗呢。”匡胤方才罢了。

过了几天，果然吹吹打打，就把新娘子迎进了门。来贺喜者络绎不绝，大都是赵弘殷的同僚。匡胤只不过寒暄一番，也就罢了。新娘子端庄柔顺，匡胤开始喜欢得很，后来见她过于听话，也就觉得无趣得很。父亲赵弘殷偏又奉命在外作战，且屡有捷报传来。匡胤心中就有些着起急来，自己已经成人，老在家里待着，何时能建功立业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出去闯荡一番，才不负平生志向。于是，就向母亲辞行。母亲死活不同意，说：“家里有你父亲一人在外拼命就够了，不能让你再去冒险。

你父一出去打仗，我在家里就坐卧不安，恶梦频频。要是你再去厮杀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教我如何活得下去？”说着说着就哭了，还哭得挺伤心。赵匡胤遇到此种阵势，只好努力劝慰母亲，表示不再出去，母亲方破涕为笑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好儿子，在家里念书，也能建功立业。天下总不能老这样乱下去，总要太平的。天下一太平，就需要读书人了。武夫有什么好？拿命换富贵，也算不上本事。武夫就像猎人的猎狗，等猎物打完了，猎狗也要被杀掉了。”赵匡胤不住点头，心中却大不以为然。

既然母亲不答应，匡胤就想暗地出走。他去找慕容延钊、韩令坤，谁知二人早就随父出征了。“同为将门之子，奈何别人能出战，独我不能？离了父亲，我就从不了军吗？”想到此处，匡胤偷偷拿了些银两，带了几件衣服，竟出外投军去了。向西走了几日，向路人打听，此地可有朝廷军马？路人道：“此地有郭元帅在此驻扎。”匡胤谢了，心中欢喜，加紧前行。走不多远，果见一座营盘，门外有士兵站哨，营盘中央，有一杆“郭”字大旗，迎风招展。匡胤来到营门，施了一礼道：“请问，郭元帅可在吗？”士兵道：“你何人？找郭元帅有何事？”匡胤道：“我乃都指挥使之子，姓赵，名匡胤，到郭元帅处，前来投军。”兵士道：“既是将门之子，烦你等候一下，我替你通报。”

那郭元帅听说是将门之子前来投军，十分喜欢，立刻请进。郭元帅姓郭名威，受汉隐帝之命，前来讨伐叛贼。郭威少时，其母早死，由姨母养大。十八岁，就投效军中。郭威长得身材魁梧，臂力过人，人皆惧怕。有一屠户，是一著名的无赖，动辄与人拼命，众人没有不怕他的。郭威听说了，就专门去买肉，骂他肉切得不好。屠户道：“你小子是来老虎头上蹭痒吗？”郭威道：“你一个杀猪的家伙，有何能耐，竟敢来制服众人，别人